·综　述·

早期户外活动对儿童神经心理发育的影响

宣佳乐，余晓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发育与行为儿科，上海　200127

摘　要： 儿童早期户外活动不足已成为全球重点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研究表明，儿童早期户外活动与神经心理发育息息相关，但目前尚缺乏对已有文献的系统综述。本文通过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其对儿童神经心理发育的主要影响，结果表明，儿童早期户外活动有助于促进其运动能力、语言习得、行为调节、社交能力、自我调节能力及心理健康等多方面发展。综上，本文将为促进儿童早期户外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户外活动；神经心理发育；儿童

中图分类号：R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79(2026)08-0931-05　doi:10.11852/zgetbjzz2025-0443

Advances in the effects of early outdoor activity on children′s neuro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XUAN Jiale, YU Xiaodan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and Behavioral Pediatrics, Shanghai Children′s Medical Center,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127,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U Xiaodan, E-mail: xd_yu2003@126.com

Abstract: Insufficient outdoor activity in early childhood has become a major global public health concern. Existing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arly outdoor activity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hildren′s neuro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however, systematic reviews in this area remain absent. This review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and analyzed relevant literature to summarize the main impacts of early outdoor activity on neuro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arly outdoor activity contributes positively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tor skills, language acquisition, behavioral regulation, social competence, self-regulation, and mental health in children. In conclusion, this review will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outdoor activity in early childhood.

Keywords: outdoor activity; neuro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children

户外活动(outdoor activity)是指在开放环境中进行的活动，儿童能在自然环境中自由地进行大动作活动[1]。相较于室内活动，户外活动提供了更丰富的感官刺激，有助于激发儿童的情绪反应、运动意愿以及对周围环境的主动适应与调节[2]。儿童早期(0～6 岁)是脑发育的关键期，神经元连接以空前的速度形成，构建起儿童认知、情感与社交发展的神经基础[3]。儿童早期的户外活动不仅与肥胖、近视等身体健康问题密切相关，还在运动、语言、认知、社交和心理等多个神经心理发育维度中发挥重要作用[4]。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儿童屏幕暴露与久坐行为日益增加[5]，早期户外活动时间呈下降趋势[6-7]。

近年来儿童早期户外活动与神经心理发育的关联逐渐受到关注，但相关文献多聚焦于某一特定功能领域或特定健康问题，研究结果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梳理和整合。此外，关于户外活动的具体形式、频率与持续时间，目前国内尚未形成统一的参考标准，亦缺少面向 0～6 岁儿童的系统性实践指导。因此，本文系统梳理近年来有关 0～6 岁儿童在自然环境中参与户外活动的研究进展，重点归纳其在神经心理发育各关键维度中的潜在益处，旨在为儿童早期户外活动政策制定与干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基础参考。

1　儿童早期户外活动水平国内外研究现状

Hofferth 等[6]调查了 1997—2003 年间美国 1 343 名 3～12 岁儿童户外活动参与情况，结果显示，在此期间儿童户外活动参与率降低了 37%，户外活动时间减少 31%。近年来美国实施了多项促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究计划重点专项(2022YFC270520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学院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临床研究中心(ELYZX202207)

作者简介：宣佳乐(2000—)，女，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早期发展。

通信作者：余晓丹，E-mail：xd_yu2003@126.com

进儿童户外活动的干预措施，但总体水平仍不理想。例如，一项覆盖美国 20 个州的调查显示，仅 43%的 1～5 岁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次数（≥2 次）和总时长（每天 60～90min）同时达到美国儿科学会的指导标准[8]。新冠疫情期间的封控措施同样使儿童户外活动水平呈下降趋势。一项涵盖澳大利亚、瑞士、孟加拉等 14 个国家的研究显示，疫情期间，3～5 岁儿童工作日和周末的户外活动时间分别减少 81 和 105min，且该趋势在发达国家尤为突出[7]。

国内儿童早期户外活动情况也不容乐观。深圳市一项纳入 26 611 名 1～3 岁幼儿的队列研究显示，随年龄增长，每周户外活动≥7 次的儿童比例由 67.4%降至 62.1%，每次户外活动≥60min 的儿童比例也由 53.3%降至 38.0%[9]。2015 年一项覆盖中国 9 座中心城市及郊区、共 53 172 名儿童的研究显示，仅 64%的 3～7 岁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时间达到国家指南建议的 2h[10]。2015 年长沙市对 1 286 名 3～5 岁儿童开展的出生队列研究显示，其每日户外活动时间为 116～155min[11]，而 2018—2019 年广东省对 23 992 名 3～6 岁儿童的研究显示，其每日户外活动时间仅 47～62 min，未达到 WHO 建议标准[12]。总而言之，国内儿童早期户外活动频率与时长均不足，有待提高。

2 儿童早期户外活动对神经心理发育的影响

随着社会发展和医学模式转变，儿童神经心理发育及行为问题愈发受到重视。鉴于儿童早期对环境因素的敏感性，户外活动对其神经发育及社会心理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1 儿童早期户外活动对神经发育的影响

2.1.1 儿童运动发育 延长户外活动时间能有效促进儿童当前运动技能的习得以及未来运动模式的建立与发展。北京市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显示，每日户外活动时长少于 1h 会显著增加婴儿运动发育异常风险[13]。芬兰一项针对 627 名 3～8 岁儿童的纵向研究发现，早期户外活动时间与 3 年后粗大运动发育水平呈正相关[14]。

2.1.2 儿童语言发育 户外活动能为儿童早期语言发展提供丰富的互动环境和感官刺激。宋应荷等[15]回顾分析了 435 名 2～5 岁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户外活动情况，结果显示户外活动频率较低是语言发育迟缓的高危因素。任军爽等[16]基于 93 名 2～5 岁言语语言障碍儿童的研究进一步印证增加户外活动能显著促进其语言能力的发展。Cameron-Faulkner 等[17]通过 18 对亲子研究发现，2～4 岁儿童在户外活动中语言表达更活跃，亲子对话持续时间更长、互动频率更高、反应也更灵敏。Richardson 等[18]通过多案例分析指出，4～5 岁儿童在户外活动期间学习积极性和词汇多样性明显优于室内场景。

2.1.3 儿童常见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一种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为主要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广泛影响儿童身体健康、学业表现及社会功能。近年来，ADHD 患病率持续上升，美国 2016—2019 年全国儿童健康调查（the na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s health，NSCH）显示，3～17 岁儿童和青少年 ADHD 患病率已达 9.8%[19]。户外活动相较室内活动在缓解 ADHD 症状方面更理想。Kuo 等[20]基于全美的调查发现，5～18 岁 ADHD 儿童在自然环境中参与相同形式和内容的活动时，其症状改善显著优于其他环境，且该结果在不同地区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广东省一项基于 5 648名 3～6 岁儿童的回顾性研究发现，未进行每日户外活动的儿童中，屏幕暴露与多动行为呈正相关，而每日参与户外活动者该关联显著减弱，提示户外活动可能对 ADHD 行为特征具有缓冲作用[21]。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一组以早发社交障碍、重复刻板行为和兴趣狭窄为核心症状的神经发育疾病，常伴有认知和执行功能障碍等特征。目前尚缺乏针对 ASD 核心症状的特异性药物，早期行为和教育干预仍是改善语言、社交的主要方式。徐希兰[22]对 105 名 ASD 儿童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每日户外活动时间不足 2h 是 ASD 患病的危险因素。在 ASD 的康复治疗中，户外活动同样展现出积极潜力。Zachor 等[23]对 51 名 3～7 岁 ASD 儿童的研究发现，为期 13 周的户外探险活动能显著改善其语言及非语言交流、模仿和社会互惠行为，并减少刻板行为。Morrier 等[24]的研究表明，结构化的户外游戏课程能有效促进 2～6 岁 ASD 患儿的社交主动性，改善其社交互动困难。

2.2 儿童早期户外活动对心理发育的影响

2.2.1 儿童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是指儿童与同龄人和成年人有效互动的能力，是与他人交往时情感和调节能力的表现[25]。儿童早期社交技能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积极行为，缓冲生活压力，为长期心理健康提供保障[26]。研究表明，户外活动有助于提升儿童社交能力。日本一项基于 885 名儿童的纵向研究发现，2 岁 8 个月时较低的户外活动频率（每周户外活动＜6d）与 4 岁时较低的社交技能得分呈显著正相关[27]。墨尔本一项针对 575 名 2～5 岁儿童的横

断面研究发现，户外活动时间与其社交技能中的表达能力与顺从能力呈显著正相关[28]。袁紫嫣[29]基于 34 名学龄前儿童的行动研究进一步证实，户外活动能有效促进幼儿社交技能的发展。

2.2.2　儿童自我调节能力　自我调节能力是指个体在认知、情绪和行为层面主动调控自身状态的能力，反映儿童对社会规范的适应水平[30]。多项研究支持户外活动对儿童自我调节能力的促进作用。葡萄牙“OUT to IN”项目纳入 233 名 3～6 岁儿童，开展为期 10 周的随机对照户外干预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儿童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较对照组显著改善[31]。Ernst 等[32]针对 115 名 3～5 岁儿童的研究发现，户外活动与户外学习显著促进其热执行功能（调节情绪或动机信号的执行功能）的发展，这一效应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中尤为显著。

2.2.3　儿童心理健康　近年来，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在儿童中的患病率持续上升。美国儿童心理健康监测数据显示，3～17 岁儿童中 4.4%曾被诊断为抑郁症，9.4%曾被诊断为焦虑障碍[19]。户外活动可能在预防和干预心理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深圳市一项针对 69 571 名学龄前儿童的回顾性研究发现，婴儿期户外活动频率较低且单次持续时间较短的儿童，其学龄前期焦虑风险显著升高[33]。武汉市一项基于 986 名 4～5 岁儿童的调查同样提示，低水平户外活动（<1h/d）与儿童社交退缩和抑郁风险呈正相关[34]。此外，Sobko 等[35]基于 493 名学龄前儿童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接触自然环境能有效减少儿童整体困扰和情绪困难。

3　儿童早期户外活动的国际经验与我国建议

目前，我国尚缺乏针对 0～6 岁儿童不同年龄段户外活动时长与内容的系统性指南，因此，该文对芬兰、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发布的相关建议和指南[36-42]进行梳理与归纳，为制定适用于我国 0～6 岁儿童的户外活动指南提供参考依据。

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 0～6 岁儿童四季均参与户外活动，并将其作为室内活动的优先替代；根据儿童年龄特点合理设定户外活动时长和形式；户外活动宜安排在 8:00—20:00，确保儿童在入睡前有充分时间恢复平静；照护者和教育工作者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儿童参与户外活动，关注个体差异，提供情绪支持与安全保障。

分年龄段的针对性建议如下：1）0～12 月：每天安排 2～3 次户外活动机会。婴儿户外活动无推荐的持续时间，可根据作息灵活安排，形式可包括婴儿游泳、婴儿律动课程、俯卧或爬行练习、扶站、牵手行走等。鼓励营造有趣、安全的活动空间。单次被动束缚时间（如婴儿背带等）不超过 60min。2）1～2 岁：每天安排 2 次及以上户外活动机会，确保每天不少于 180min 的身体活动。利用或创造以自然为基础的游乐空间，借助树林、岩石、田野、水域等自然要素，提供丰富的感官刺激。利用便携式游戏器材（如不同大小或材质的球类、可推拉的小车、可乘坐的汽车或摩托车等）鼓励幼儿积极游戏。活动内容应涵盖不同强度的身体活动形式，中高强度运动尤为关键，如爬行、翻滚、匍匐、攀爬、行走、跑步、跳跃等基本动作技能。3）3～5 岁：每天安排至少 180min 不同强度的身体活动（中高强度活动累计至少 60min，轻度活动累计至少 120min），其中户外活动不少于 120min。如遇恶劣天气，仍可在确保安全前提下进行短时间户外活动，但应通过室内活动完成全天身体活动目标。利用自然游戏空间（如树林、花园等）或者非结构化材料（如旧轮胎、纸板箱、羽毛、纺织品碎片、报纸等）的游乐场所，鼓励儿童自由选择不同设备和方式进行活动，帮助其在不同环境中灵活运用基本技能（如走路、跑步、跳跃、跳绳、攀爬、投掷和接球等）。4）6 岁：在 3～5 岁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进行有氧运动、肌肉力量与骨骼强化训练，全年在多样的环境中掌握以任务为导向的综合运动技能（如骑自行车、滑冰、游泳、体育相关活动和游戏等），安排能综合锻炼力量、速度、平衡、敏捷、控制、协调、耐力的多样化运动形式。

现有研究表明儿童早期规律的户外活动可能有助于运动、语言能力的提升，促进社交及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心理健康及神经发育障碍儿童的行为问题。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多为横断面研究，难以推断因果，亦难以评估户外活动的长期影响及干预效果；评估方式多依赖于家长报告，主观偏倚较大；研究内容多聚焦于神经心理发育单一维度，缺乏系统整合。未来研究可结合穿戴设备等客观测量手段，获取更精准的户外活动数据，整合多源评估方法，以全面反映儿童整体发育水平，并进一步探讨户外活动影响脑结构与功能的神经机制。

推动儿童早期户外活动的开展需要多方协同努力。父母的支持和参与是促进儿童参与户外活动的关键因素，但部分家长对安全风险的过度担忧可能限制儿童获得户外体验的机会。学校及托育机构应科学安排课程和户外活动时长，提升教师对户外活

动价值的认知，创造更多自主游戏和探索的空间。政策层面，需加大对儿童早期发展的财政投入，优化城市绿地与公共空间配置，完善并落实户外活动相关政策及指南。

利益冲突声明 本文不存在利益冲突

数据可用性声明 本研究未生成新的数据，对于纳入的每项研究均已在参考文献列表中列出。

参考文献

[1] Santoso TB. The benefit of outdoor activity for child development[J]. Ann Physiother Occup Ther, 2023, 5(4):1-10.

[2] Pereira JV, Vila-Nova F, Veiga G,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outdoor play features and children's behavior and health: A systematic review[J]. Health Place, 2024, 87:103235.

[3] UNICEF. Early moments matter for every child. W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children have? It's their brains[EB/OL]. (2017-05)[2025-04-25]. https://www.unicef.org/reports/early-moments-matter-every-child.

[4] Craig D, Trina NA, Monsur M, et al. Effective nature-based outdoor play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for below-3 children: A literature-based summary[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24, 21(9):1247.

[5] Theopilus Y, Al-Mahmud A, Davis H, et al.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for internet addiction in young children: Systematic review[J]. JMIR Ment Health, 2024, 11:e56896.

[6] Hofferth SL. Changes in American children's time-1997 to 2003[J]. Electron Int J Time Use Res, 2009, 6(1):26-47.

[7] Okely AD, Kariippanon KE, Guan HY, et al. Global effe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physical activity, sedentary behaviour and sleep among 3- to 5-year-old childre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14 countries[J]. BMC Public Health, 2021, 21(1):940.

[8] Boyle MH, Olsho LEW, Mendelson MR,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opportunities in US early child care programs[J]. Pediatrics, 2022, 149(6):e2020048850.

[9] Huang LH, Schmid KL, Yin XN, et al. Combination effect of outdoor activity and screen exposure on risk of preschool myopia: Findings from Longhua child cohort study[J]. Front Public Health, 2021, 9:607911.

[10] 武华红，宗心南，张亚钦，等. 九市学龄前儿童饮食运动睡眠状况调查及城郊差异比较[J]. 中国妇幼保健，2022，37(1)：99-103.
Wu HH, Zong XN, Zhang YQ, et al. Investigation on diet, exercise, and sleeping status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nine cities and comparison of urban and suburban difference[J].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of China, 2022, 37(1):99-103. (in Chinese)

[11] 石艳，程港，蒋妮，等. 长沙市开福区 36～54 月龄儿童户外活动时间和屏幕时间与睡眠关系的出生队列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22，47(10)：1408-1417.
Shi Y, Cheng G, Jiang N, et al. Association of outdoor activity time and screen time with sleep for 36 to 54 months children in Kaifu District, Changsha: A birth cohort study[J]. J Cent South Univ (Med Sci), 2022, 47(10):1408-1417. (in Chinese)

[12] Zong BB, Li L, Cui YF, et al. Effects of outdoor activity time, screen time, and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physical health of preschool children[J]. Front Public Health, 2024, 12:1434936.

[13] 胡月，鲍筝，王荣环. 婴儿运动发育影响因素和交互作用分析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J].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4，32(5)：502-506.
Hu Y, Bao Z, Wang RH, et al.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on the risk factors and interaction analysis of positive screening for infant motor development[J]. Chin J Child Health Care, 2024, 32(5):502-506. (in Chinese)

[14] Luukkainen NM, Laukkanen A, Niemistö D, et al. Children's outdoor time and multisport participation predict motor competence three years later[J]. J Sports Sci, 2025, 43(5):431-439.

[15] 宋应荷，王玥. 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相关影响因素调查及相关应对措施[J]. 医学理论与实践，2024，37(18)：3207-3209.

[16] 任军爽，鲍玲，王蕊，等. 言语语言障碍儿童智能发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2023，38(3)：492-495.

[17] Cameron-Faulkner T, Melville J, Gattis M, et al. Responding to nature: Natural environments improve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J]. J Environ Psychol, 2018, 59:9-15.

[18] Richardson T, Murray J. Are young children's utterances affected by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learning environments? A multiple case study[M]. //Saracho ON, ed. Research in young children's literacy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19:159-170.

[19] Bitsko RH, Claussen AH, Lichstein J, et al. Mental health surveillance among children-United States, 2013—2019[J]. MMWR, 2022, 71(Suppl 2):1-42.

[20] Kuo FE, Taylor AF. A potential natural treatment for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tudy[J]. Am J Public Health, 2004, 94(9):1580-1586.

[21] 陈慧婷，吴玉岚，曾飞翔，等. 幼儿期视屏行为和户外活动及其交互作用与学龄前期多动行为的关联[J]. 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2024，45(6)：891-901.
Chen HT, Wu YL, Zeng FX,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creen time behavior in early childhood, outdoor activiti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hyperactive behavior in preschool children[J].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Medical Sciences), 2024, 45(6):891-901. (in Chinese)

[22] 徐希兰. 2～6 岁儿童罹患孤独症谱系障碍的相关因素分析[D]. 青岛：青岛大学，2023.
Xu XL. Analysis of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 children 2 - 6 years of age[D]. Qingdao: Qingdao University, 2023. (in Chinese)

[23] Zachor DA, Vardi S, Baron-Eitan S, et al.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outdoor adventure programme for young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controlled study[J]. Dev

Med Child Neurol, 2017, 59(5):550-556.

[24] Morrier MJ, Ziegler SMT. I wanna play too: Factors related to changes in social behavior for children with and withou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a structured outdoor play curriculum[J]. J Autism Dev Disord, 2018, 48(7):2530-2541.

[25] Junge C, Valkenburg PM, Deković M, et al. The building blocks of social competence: Contributions of the consortium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J]. Dev Cogn Neurosci, 2020, 45:100861.

[26] Tuerk C, Anderson V, Bernier A, et al. Social competence in early childhood: An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the social model[J]. J Neuropsychol, 2021, 15(3):477-499.

[27] Sugiyama M, Tsuchiya KJ, Okubo Y, et al. Outdoor play as a mitigating factor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creen time for young children and neurodevelopmental outcomes[J]. JAMA Pediatr, 2023, 177(3):303-310.

[28] Hinkley T, Brown H, Carson V, et al. Cross sectional associations of screen time and outdoor play with social skills in preschool children[J]. PLoS One, 2018, 13(4):e0193700.

[29] 袁紫嫣.户外自主游戏促进大班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的行动研究[D].成都:成都大学,2025.
Yuan ZY. Action research on promoting prosocial behavior development in kindergarten children through outdoor self-directed play[D]. Chengdu:Chengdu University, 2025. (in Chinese)

[30] Schunk D, Berger EM, Hermes H, et al. Teaching self-regulation[J]. Nat Hum Behav, 2022, 6(12):1680-1690.

[31] Veiga G, Guerreiro D, Marmeleira J, et al. Out to in: A body-oriented intervention program to promote preschoolers' self-regulation and relationship skills in the outdoors[J]. Front Psychol, 2023, 14:1195305.

[32] Ernst J, Stelley H. Supporting young children's self-regulation through nature-based practices in preschool[J]. Behav Sci, 2024, 14(11):1013.

[33] Wu JB, Zhang Y, Yang YN,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early childhood outdoor activity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preschoolers[J]. BMC Psychiatry, 2025, 25(1):388.

[34] 周琛淼,徐焜,胡昭昭,等.户外活动对武汉城区学龄前儿童心理行为的影响分析[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4,51(1):108-111.
Zhou CM, Xu K, Hu ZZ, et 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outdoor activities on the psychological behavior of preschool children in urban areas of Wuha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4, 51(1):108-111. (in Chinese)

[35] Sobko T, Jia Z, Brown G. Measuring connectedness to nature in preschool children in an urban setting and its relation to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J]. PLoS One, 2018, 13(11):e0207057.

[36] De Martelaer K, De Craemer M, Jidovtseff B,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recommendations for early childhood: 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ten different countries' current 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policies and practices for those under the age of 5[M]. Bratislava: Slovak Scientific Society for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and FIEP, 2019:159-170.

[37] Working Group on Recommendations for Physical Activity in Early Childhood. Joy, play and doing together: Recommendations for physical activity in early childhood 2016[R]. Fin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2016:35.

[38] Tremblay MS, Chaput JP, Adamo KB, et al. Canadian 24-hour movement guidelines for the early years (0-4 years): An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sedentary behavior, and sleep[J]. BMC Public Health, 2017, 17(Suppl 5):874.

[39] Tremblay MS, Carson V, Chaput JP, et al. Canadian 24-hour movement guidelines for children and youth: An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sedentary behavior, and sleep[J]. Applied Physiology, Nutrition, and Metabolism, 2016, 41(Suppl 6):311-327.

[40]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Health and Safety in Child Care and Early Education. Caring for our children. Chapter3: Health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EB/OL]. (2019-04-19)[2025-04-25]. https://nrckids.org/files/CFOC4%20pdf-%20FINAL.pdf

[41] Danish Health Authority. Recommendations on physical activity[R/OL]. (2018-04-13)[2025-04-25]. https://www.sst.dk/en/english/publications/2020/Health-promotion-package-Physical-activity.

[42] Chief Medical Officers. Start active, stay active: A report on physical activity for health from the four home countries[R]. London: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1.

收稿日期:2025-04-25　**修回日期**:2025-12-02　**本文编辑**:李少闻

声　明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已经抵扣稿件处理费),不再另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编辑部